



苏醒的鸢都湖

◎张希良

今年的立春立在了正月初六，处在春节假期的末尾。该拜的年也拜了，该串的门也串了，孩子们北上的、南下的都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了。我也该休整一下，准备开工上班了，今天是这个假日里最清闲的一天，想一个人清静一下。

清晨，我踱步来到近在咫尺的鸢都湖岸。透过那层薄雾，发现湖面泛着粼粼的波光，清澈得没有半点杂质，乍看上去像一面被打碎的镜子，碧绿透明。忽然，宁静的湖面传来一声清亮的鸟鸣，划破了那层薄薄的晨雾。我转头看见一对绿头鸭优雅地掠过水面，翅膀激起一层细碎的水花。啊？它们啥时回来的？这个冬天它们去哪里了？我像见到了久违的老朋友。

记得去年冬天，潍坊第一场雪落下时，鸢都湖面开始结冰。起初只是湖的边缘处凝结成薄薄的一层，像撒了一层盐。渐渐地，结冰的面积越来越大，那些野鸭不得不集中在宝通街立交桥南边，不大的那一片温水之中。至今我也没有搞懂，是湖中地下有地热，还是桥墩或湖心岛把冷空气阻挡，每年都会出现这个状况。后来，天气变得更加寒冷了，整片湖面都被彻底冰封了。那些平日里在湖中嬉戏的野鸭、鸳鸯，不知何时悄然离去了。冰封的湖面显得寂静无声，只有寒风呼啸而过，卷起几片枯叶，在冰面上奔跑着。

出门就喜欢走向湖边，成了我闲逛的习惯，所以经常在结冰的湖边驻足。冰层下的世界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，水草保持着最后的姿态，凝固在透明的冰层中。偶尔能看见几尾小鱼静止的身影，它们像是被封印在时光里的精灵。湖边的芦苇枯黄了，在寒风中瑟瑟发抖，发出“沙沙”的响声。这声音让我想起秋日里野鸭们穿梭其中时，获花随风摇摆，芦苇发出的欢快絮语。

听老人们讲，这些水鸟是“识时务的精灵”。它们比人都懂得时令，总能准确预知寒潮的来临，在湖面完全封冻前，它们就结伴南飞了。我曾在一个深秋的黄昏，看见它们在空中排成“人”字形，在暮色中新行渐远。那景象总让我想起古画中的意境，只是少了些诗意，多了份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。

寒冬里，我时常想象它们到底去了哪里呢？是在南方的某个湿地悠然度日，还是在迁徙途中继续历经风雨？直到有一天，我在图书馆查阅资料，才知道这些看似柔弱的水鸟，竟能飞越千山万水。它们像一群执着的旅行者，年复一年地往返于地球的南北之间，在广袤的天空中编织出一道道生命的轨迹。

正月是个调皮的孩子，躲在冬的拐角处，偷偷地看了看，又看了看，就蹦蹦跳跳地朝村庄跑来，脚步还没到，村庄的锣鼓就震天地响了起来，像是在敲打冬的屁股，又像是在驱赶一地的沉静。

打鼓的汉子甩开膀子，起劲的样子仿佛一只起飞的大鸟，把快乐的气氛煽动得扑扑棱棱。太阳把脸洗得干干净净，红扑扑的脸颊，荡漾着盈盈笑意，在高处的那个蓝色广场上优雅地散步。谁把几团新棉抛向了远空？让它和缓缓的微风边走边聊。村庄开始膨胀，像一锅沸腾的开水，“咕咚咕咚”，仿佛要把往日的沉寂全部撞破。

锣鼓声仿佛带着万有引力，远远近近的村庄，都有人开始向这里聚拢。很快，锣鼓周围，或远或近，一丛丛、一簇簇，花朵儿似的笑脸，开放得热烈而又灿烂，一阵阵笑声，像“叽叽喳喳”的麻雀，从这里“哗”地飞起，又在那里陆续续地落下。

似乎有人已经按捺不住躁动，开始尝试着手舞之、足蹈之，体内的艺术细胞，像一群不甘寂寞的痒痒虫，争先恐后地从欢畅流淌的血液里，从身体各个关节的骨头缝里，从心脏脉动的频率里，朝外拥挤，似乎要把夏天采摘的激情、秋天收获的醇香、冬天贮存的能量，一股脑儿地全都释放出来。

嘘——集合的哨声一响，一条七彩长龙随即出现在乡村的广场上。因为是排练，还没有统一的秧歌服饰，“龙鳞”便成了各式的花色：火焰的红、桃花的粉、湖水的蓝、秋天的黄、松柏的绿，每个人都用最喜欢的颜色，把自己装扮得神采飞扬、气宇轩昂，也把秧歌排练场烘托得五彩缤纷、春意盎然。

随着锣鼓声再次响起，多年的标准动作和新排练的花样交叉进行，古老秧歌的精髓与现代舞蹈的动作一经碰撞，艺术的火花竟让人产生一种触电般的震颤。不管是排练的人，还是看热闹的人，兴奋的情绪都被调动了起来，平时运动量稍微大些就累的人，此刻，精神头少有的充足。队形不断变换，或一字长蛇阵，或五行八卦阵，或如菊花盛开，或如阳光四射，或如二龙戏珠，或如丹凤朝阳，或如云卷云舒，或如横平竖直，每一种变幻，似乎都是韵味十足的田园诗，每一次律动，又好像是山川河流的大合唱，高潮迭起，风云激荡，好像把农人的喜悦年华，统统书写在了脚下这片厚实的土地上。

秧歌排练还在继续，锣鼓声越传越远，撩拨得啥都开始耐不住寂寞了，不顾残冬的拉拉扯扯，朝着自己想去的地方，撒丫子奔跑。村庄开始大口大口地呼吸，田野也开始活动筋骨，睡了一个冬天，梦里也曾舒展腰肢，和植物的根系们谈论春天的话题，却总是沉沉地无法醒来。

奔向正月的步伐，越来越急促。赶集上店做买卖的、置办年货的、在外地就业赶工期的，每个人神经都被正月的琴弦温柔地拨动，乡愁的音符便轻轻地蔓延开来，连同远古音隐约传来的锣鼓声，混在一起，让人分不清究竟是亲人团聚的呼唤，还是妈妈思念的呢喃，或是村庄对春天的呐喊。

秧歌排练即将结束，腊月的日历，已剩薄薄几张。最后的彩排，就是冬天的句号，春天的舞台即将正式拉开序幕。春天，这个可爱的娃娃，就会快乐登场。



酒香里的故乡

◎冯伟山

对于酒，我不善饮，却从心底里喜欢。小时候，家里来了客人或有邻居帮忙做事，饭桌上总少不了酒。一个小小的锡酒壶、几个小小的瓷酒盅、一滴滴晶莹的酒水，霎时让气氛活跃起来。酒香四溢，人人喜笑颜开，放开喉咙谈古论今，劳累和烦恼早就没了踪影，亲情和友情更是迅速蔓延，竟和谐得一塌糊涂。我坐在一旁的小凳上，闻着酒香，听着那些来自乡野抑或国际国内的大情小事，思绪在脑海里到处纷飞。小时候的乡村，邻居间来往密切，建房子、砌院墙，哪怕抬几袋粮食，大家也都乐于帮忙。事毕，主人都要拉大家围坐一起管顿饭、喝点酒。那时穷，尽管是粗茶淡饭散酒，大家也都高兴。那时候，酒是奢侈品，不可能管够，再大的酒量也适可而止。因为酒，枯燥贫穷的日子变得从容起来，街头巷尾的大人孩子，或者一棵树、一只鸡，都那样的精神抖擞，着实让人喜欢。如此安宁祥和的乡村，酒绝对是一条连接感情的纽带。经不住诱惑，几次偷偷尝过父亲藏在小木柜中的酒，竟辣得厉害，眼泪也出来了。后来，此情此景在梦中数次出现，醒来细细品味，竟泪眼婆娑，童年少年的金色光阴在记忆的酒香中再也回不来了。

从古到今，上至达官贵人，下到平民百姓，喜酒的数不胜数。家乡青州人杰地灵，物华天宝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苏埠屯就出土了精美的商代酒器，充分证明了青州酒的诞生至少已有3600年的历史。白云过隙，千百年来，青州酒是如何的淳美和醉人，今人都无口福可尝，只能从浩瀚的史料中如抽丝剥茧般轻轻拽出。

唐代诗人皮日休有诗云：“醉中不得亲相倚，故遣青州从事来。”

苏东坡《真一酒》有句：“人间真一东坡老，与作青州从事名。”

北宋熙宁年间，雅号“醉翁”的欧阳修，

在青州做太守时写下了：“醉翁到处不曾醒，问向青州作么生，公退留宾夸酒美，睡余欹枕看山横。”

青州大地上这些与酒有关的佳句，令人心驰而神往。不少外地的游客寻酒香纷至沓来，徜徉在古城的大街小巷，久久不愿离去。

青州南有云驼等名山绵延，植被茂盛，空气清新，并有天然的大型洞穴为储酒提供了绝佳的条件。北有万顷沃野遍植五谷，成色一流。其间河流交叉潺湲，水质甘甜，造就了天然的酿酒环境，也就成了青州酒的前世今生。

看了这些史料，读了这些佳句，看到寻酒香而来的客人，突然对青州酒有了一种久违的亲切和冲动，真想唇齿相依般细细品，是否也有小时候印象中乡邻们那份对酒的热情和挚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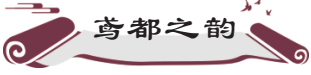
小时候我对青州酒就有知晓，奶奶曾让我用瓜干去村里的联社换散酒招待客人。再大一些，见的最多的是光瓶的串香，压一铁盖，用塑料绳把十瓶绑成一捆。这些酒便宜还好喝，很有市场。农村的老爷们十有八九喝这种高度的串香。干活累了，有喜事了，有愁事了或者天冷了，到处都是喝酒的理由。大家围坐一起，喝到兴头总有划拳猜酒的，现场气氛一下就上来了。那种兴奋和惬意，充斥在村子的角角落落，忘记了贫富和劳累。此情此景，在我脑海中定格了许多年，一直不曾忘掉。

我有一文友，尤喜酱酒。偶有碰面，他聊的最多的就是酒，滔滔不绝，如数家珍。他说改天让我见识一下酱酒的妙处，我点头应允。那天，酒是53度的乳白瓶，刚一开盖，酒香就出来了，我使劲吸了一下鼻子，一股浓浓的酱香直沁心脾。朋友给我斟了一小杯，让我先尝尝，慢慢品。晶莹的酒业和舌尖接触的一刹那，一股辣辣的夹杂着

五谷深度发酵后的特有气味，一下在嘴巴里氤氲开来，毫无遮拦地占据了所有的空间。我动了一下舌头，舌尖有些辣，我稍一迟疑，就咽了下去。瞬间，喉咙里一阵辣，再是清凉，然后是一股浓浓的酱香从喉咙到肚里，再从肚里到喉咙，来来回回地弥散着，竟是舌底生津，满口盈香。我轻轻咂着嘴，没说话，感觉意犹未尽。他端起酒杯，朝我的杯子轻轻一碰，一仰脖，喉结微微一动，一杯酒就下肚了。他笑着，连声说着“好酒”。那份惬意，那份自得，让我心生羡慕。我端起酒，先放到鼻子下闻了闻，一咬牙，也喝了下去。还是一股辣味儿，但比刚才浓烈了不少，不由分说地占据了 my 肠胃。刚一皱眉，又是一股浓浓的酱香在肚腹里氤氲开来，曲折曲曲，余香直抵喉舌，让人精神一振。我微闭双眼，呼吸中竟也是丝丝缕缕的香气。我吸一下鼻子，咂一下嘴；咂一下嘴，再吸一下鼻子。如此几番，酒的余香犹存，精气犹在。

如今，我还是不善饮酒，却喜欢上了藏酒，酒架上、书架上摆满了酒，各式各样，单看酒瓶和包装盒就相当养眼。那些瓶子里晶莹的液体，总让我浮想联翩。五谷、山泉、幽深的天然洞，抑或窖池里的稻壳，都是那样的极具烟火气息。

很多时候，总想抱一箱好酒，在老家的庭院里招待昔日的乡邻。看他们满脸的笑意，听他们满嘴的乡音，找寻记忆深处的那些美好和温馨。可惜，时过境迁，物是人非，那些喜欢喝酒的乡邻大多在岁月的长河中远去了。一起远去的，还有那些淳朴的笑脸和浓浓的乡情。



潍坊日报与潍坊诗词学会合办

春咏东镇

◎高立基

天廷肇画岫青篇，海右峰峦耸翠间。
灵气所钟做镇魄，道佛神圣驻东安。
万重林壑渡涛涌，千仞峭岩流水湍。
月殿嫦娥寻美至，碧霞迎客共翩跹。

立春得句

◎辛永金

春来冬欲尽，雪去冷还存。
一夕红梅见，连宵白酒温。
枝头风得意，渡口水销魂。
月夜依窗下，偷听雁北奔。

【中吕·喜春来】

立 春

◎王重生

冰渐乍裂银鳞碎，柳眼微张金线垂，东君打马过残灰。春信沸，一岭冻云没。
青旗挑雪沾春杯，彩燕穿云试薄绯，泥牛鞭破九重围。雷醒寐，雨脚带诗归。

【中吕·喜春来】

雪中喜鹊

◎南广勋

碎琼烂玉来天外，院里寒梅冒雪开。访梅喜鹊尾巴歪：头一抬，高唱喜春来。

冬夜里，听雨无眠

◎罗新海

今年北方的冬天来得格外晚。这日，从傍晚开始，天空中飘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。这场醇厚的冬雨，来得如此从容，悄无声息。街上行人稀少，车辆匆匆，店前冷落。抬头看，华灯初上，枝头空空，斑驳陆离。回到家，坐在书桌前，一杯清茶，眺望窗外，静听雨声。

夜渐深，雨依然执着地下着，如丝如缕，“滴滴答答”，奏响了一曲动听的天籁之音。雨滴打在窗上，绽开朵朵清雅的雨花，像是挂上了一层薄薄的窗纱，绘成一幅朦胧梦幻的自然画，满目都是舒缓的美。

冬夜的雨，没有春雨的柔婉，没有夏雨的热烈，没有秋雨的婆娑，唯有时沉时轻、时远时近的音符和旋律，听得是一种感觉，一抹心情，一份思念，也听出了寒夜里的一丝丝温暖。看窗外，万家灯火里，或许一家人正围桌把盏，欢声笑语，享受天伦之乐；或许忙碌了一天的人们，回到家躺在沙发上，感受难得的轻松和宁静；或许夫妻俩正为鸡毛蒜皮，争吵不休；或许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，拖着疲惫的身躯，刚刚冒雨走进家门，投进亲人的怀抱；或许也有人像我一样，正在天马行空，静坐神游……这缠绵淅沥的雨声，敲得心中泛起一股莫名的悸动，淡淡的思绪也渐行渐远。

我仿佛看到，一个青涩懵懂的农村少年，背着简单的行囊，顶风冒雨，踉踉前行，一路走过春夏秋冬。这条路从家乡的小村开始，经过镇子蜿蜒到县城，三年寒窗，日夜苦读。那时他的世界很小很闭塞，小到只有这条“两点一线”回家的路。这条路又延伸到省城，来到外面辽阔精彩的世界，穿梭于燕子山下的美丽校园，恰同学“青年”，风华正茂，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。这条路再折回熟悉而陌生的故乡县城，他就像个雨中没伞的孩子，一直奋力奔跑着，想来已在这座小城工作生活了三十多年，随小城一同成长着、变化着……一路走来，有过风雨，有过花香，有过柳暗，有过花明，沉淀下来的只是无尽的感怀。

花开花落日匆匆，春来秋去已深冬。蓦然回首，才发现，那些年，那些人，那些事，一转身都已远去，曾经的过往已变成故事，原来的青葱少年，已变为蹉跎花甲。逝去的岁月如风，再难寻到以往的芳华，但那些美好的回忆，如同封存多年的陈年老酒，时间越久越发醇香，抿一口就会让人微醺起来。

其实，人生本身就是一场寻找自己的旅程。正如丰子恺所言：不乱于心，不困于情；不畏将来，不念过往。如此，安好。读懂了冬雨的缠绵，寻回了心境的淡然。风雨人生路，只有经历了风雨的洗礼，才能看到绚丽的彩虹。每个人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，你有你的美丽，我有我的精彩，活出意义，活出向往，足矣。忆往昔，酸甜苦辣，喜怒哀乐，无怨无悔；看今朝，不畏风雨，踌躇奋发，坚毅前行，每天太阳都在升起，心怀美好，就会心花有开，走出一路风景，一路芬芳。

我要出去走一走，在静谧的雨夜里，漫步街头，让心情自由地飞翔，静下来慢慢回望走过的路，追寻真正属于自己的心灵风景、诗和远方。此时，沿街门市里《炊烟起》的歌曲悠然飘起；又到新年，又盼团圆，心的思念，从未改变，回家的路，不怕遥远……对，就这样沿着不再蜿蜒曲折的大路，一直走到启航的原点——老家，是该回到从小生长的老家看看了！

一场冬雨，再邂逅一场雪落，就听到了春天的脚步，不知多少美好的故事将从这里开始讲述。